

平凡的光亮

□ 那海 (壮族)

母亲如今已至耄耋之年,虽偶有小恙,身体还算硬朗,精神也还矍铄,此乃吾儿孙辈之福。回望母亲这大半生,可谓悲喜相随,苦乐相伴,于平凡中透着光亮。

母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嫁给父亲,当时父亲家里异常穷困,他们和二伯父二伯母及我祖母两家五人挤在一个两开间的砖瓦房里,白天大家下地劳作,晚上男人们到别人家借宿。将近三年后,家里终于扩建了两间房子,兄弟分家,这才先后有了我、妹妹及弟弟三人。后来,父亲自学医术,每天奔走乡间为人治病,家里的重担大多扔给了母亲。母亲却毫无怨言,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人生最为艰难的岁月。

天有不测风云,就在我大学即将毕业的前一年秋天,父亲因积劳成疾,撒手人寰,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,母亲六神无主,哭得撕心裂肺,几度晕厥。

料理完父亲的后事,看着母亲每日哀伤、恍惚的神情,我心如刀绞。作为长子,我有责任挑起这个家的重担,于是便萌生肄学回家的念头,但又不敢跟母亲提起。母亲看到我磨蹭着迟迟不返校,猜出了我的心思。那天,她把我叫到父亲的灵位前,哽咽着说:“儿啊,是我们屯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,不容易啊,你爸在天上等着你毕业的那天呢。家里的困难是暂时的,哪怕吃糠咽菜我也能挺过去,你误了读书就受累一辈子了。”母亲的话犹如醍醐灌顶,我把悲痛深埋心底,带着眷恋与不舍,踏上了返校之路。

当时学校每月都发饭票、菜票,吃饭基本不成问题,但日常开销依赖家里邮寄。最后的那段时光里,每次收到母亲托人汇来的钱,我眼前便浮现出母亲羸弱的身躯奔走在田间地头的情景。我知道,这钱虽然不多,但一分一角都是通过一斤斤稻米、一把把青菜和一颗颗鸡蛋换来的。

风雨之后现彩虹,我终于熬到了大学毕业,并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。母亲闻讯,刻满

沧桑的脸上绽出久违的笑容,她说:“城里学校好,你把弟弟带上吧,你就辛苦一些了。”

此后,母亲依然在老家辛勤劳作,直至女儿出生,她才离开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土地,来到县城照看孙女。

闻知我在城里教书,时有亲友乡邻登门求助转学事宜。每次来客,母亲均叮嘱我要好生相待,她说:“帮人读书是一件积善积德的好事,你能帮就尽量帮吧,不能帮也要解释清楚。”那些年,在条件允许范围内,几个堂弟和村里一些孩子先后转至县城读书。每到周末,母亲叫我多备些饭菜,召唤在校的孩子们过来打牙祭。母亲说:“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,是邻里乡亲帮忙度过的,我们不能忘恩。”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弟弟如愿考入一所中专学校,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我们一家可谓喜忧参半,喜的当然是鱼跃龙门之乐,忧的是为那好几千元的“赞助费”发愁,这对当时月薪不足百元的我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,母亲开口了:“把老家那间新房卖掉吧!”闻言,我心头一颤。看到我犹豫,母亲安慰道:“房子卖了以后还可以另外再起,过了这一关,一切都好了。”房子转让给六堂弟的那天,母亲独自倚在窗台边,眼里满是落寞。

在学校工作了八年多后,组织把我调入行政部门。后来,几经变动,虽然职位不大,但每次调动,总少不了母亲耳边的唠叨,“儿呀,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,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已经是天降祥瑞了,要知足呀。”母亲的这句话已伴我走过十几个春夏秋冬。如今,这话又萦绕在弟弟耳旁。

妹妹当年因各种缘故小学毕业就没有继续上学,这一直是母亲的一块心结。每次提起此事,她很是愧疚,叮嘱我和弟弟要多关照妹妹,遇事要互帮互助。这些年,我们在家人的支持下,竭力而为,几个家庭始终风雨相伴,母亲终有些许宽慰。

我们十分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每个日子,唯愿母亲的平凡之光永远照亮我们。

清明记

□ 晓木 (壮族)

清明节这天,春天已经越来越深入了,一眨眼,枝条就躲进了绿叶后面。我们手提竹篮,肩背箩筐,扛着弯刀,篮子里装满鸡鸭鱼肉、五色糯米饭、粉蒸肉、糍粑、油饼,晃晃悠悠地爬上山后山。一座山堆着一座山,山腰山坳散落许多坟墓。老一辈人为墓堆放得越高越好,要爬向山的高处,爬向山的顶峰,仿佛爬到那高处,才能看见自己,眼前方能出现真正的天空。

路蜿蜒曲折,走过田野,蹚过溪流,爬上陡坡,再翻过一个山头,才到达空地,大人们开始砍枝锄草、翻沟培土,隐没在山林的旧坟立即显露出来。接着以极其神圣的表情,铺上枫叶,摆上祭品,插上香烟蜡烛,点燃纸钱,合掌磕头,再往坟头添土,以示后继有人。辽阔苍茫中,坟冢静静伫立,带着古老的饱满,守候着村庄和生活在村庄的子孙。

大人和小孩席地围坐,老人讲述村庄的变迁轨迹。爷爷说:“我们是真正的山民,先祖生在深山,最后也睡在深山,百年来繁衍生息,我们不能忘记根在哪里。”那些数不清的往事旧话,在每个人的心里存活着、生长着。我想,每年清明节,年轻一辈沿着先祖的脚步,寻找向着自己延展而来的不同寻常的根脉,并紧随这条根脉找寻先祖的身影。那蕴藏在先祖骨子里——粗犷、坚韧和智慧的基因密码,流水般在我们的血脉中奔涌不息。爷爷还说:“子孙后代要给死去的亲人祭拜,这是生者与故者的一场约会,死亡不过是给生命换一个地方,终有一天,我们会去找他们,每年清明节相见,日后好相认。”我坐在坟莹边,听着朴素的话语,看着黄土垒砌的土堆,或许是因为同一种血缘固有的本能,抑或是血缘里不变的亲情,敬畏感油然而生。

祭祀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放鞭炮,以此宣告祭祀结束。回去的路上,人们脸上看不到太多的悲戚,我想,死亡并没有带走什么,就像溪水顺手带走岸边的一株水草、一朵野花,很快就有新的水草和野花填充短暂的空白。现今,返乡祭祖,就像赴一年之约,内心一片晴朗,与晨炊暮霭并无本质的区别,只是除去心灵间藏着挥不去的似浓又淡的雨水,拂去迷迷蒙蒙的阴霾,还自己一个清醒。

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在清明节,远方的人总要归乡,赴旷野上的约会。此刻,我远在重庆,像是生活在不确定的虚拟之地,那些被群山围拢的乡间小村和山上四季常青的坟莹时常在梦中出现,这才是我生命中最具回味的气息。

雨还在下,一阵风吹来,将我的思绪从群山中抽拉回来,我把目光投向远处,思想抵达遥不可及的空灵,我看见嘉陵江面上出现一艘船,墨绿色的船舱升起的烟雾,如同一朵朵透明、变幻的木棉花。我的心随着烟雾飘荡,一切熟稔的场景又在脑海回放,密蒙花、红蓝草、五色糯米饭、豆腐圆、村庄、坟莹……它们像一个个符号,深深植于我的生命中,我的观念里。

父亲的三月三

□ 韦宏卯 (壮族)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,每年的三月三我都回到老家,给父亲的坟墓割草,修整墓地,给墓顶添一块新土,插上纸标,然后在墓前摆上熟鸡、猪肉、五色糯米饭等祭品,我们儿孙跪拜在父亲、祖父墓前,行三叩首大礼,这是父亲生前扫墓对祖先行的大礼,也是代代相传的大礼。

我的家乡兴隆街是马山县的一个壮族山村,这里祖祖辈辈都把“壮族三月三”视为祭拜祖先的节日。三月三,男女老少带着祭品上山给祖宗扫墓,每个山头到处都是集中祭祖的人群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过三月三都是在为祭拜祖先而忙碌奔波,由于各代祖先都担任过土司官,历代老祖对扫墓高度重视,传到父亲这一代更为坦诚,事必躬亲。父亲曾告诫我们:“水有源,树有根,我们不能忘记祖宗恩情!”每年距离三月三还有十来天时,父亲就分头给四个儿子打招呼,告诉他们三月三扫墓雷打不动,风雨不改,大家快快回来吧。因此,我们都利用三月三假期,携儿带女,带上儿媳孙子,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扫墓,纪念先人,顺一份孝道,这是世世代代约定俗成的规矩。

我们的祖墓属于土葬,分布很广,有的在高山深处,也有在村旁路边,有宗族十几代祖墓,也有三代之内亲祖墓的,父亲安排扫墓忙而不乱,他先扫远祖再扫近祖,先扫离家远的再扫离家近的,父亲总是提前做好扫墓用的五色糯米饭、酒水、纸钱等物品,于三月三分组上山扫墓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经济发展落后,生活捉襟见肘,三月三我随父亲去扫墓,清理坟墓周边杂草,无钱买鸡肉、猪肉等祭品,父亲总是向祖先道歉:“对不起,因太困难了,没有摆上上好祭品,请原谅儿孙的不孝!”后来经济发展,我们家立业,幸福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美好,每年三月三扫墓,父亲都叫我们给列祖列宗摆上熟鸡、猪肉、煎鱼等上好祭品,还烧上纸小车、纸别墅、纸金锭,让他们过上丰盛的节日,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之情。

而今,父亲不在了,我们沿着父亲的足迹,延绵不断地踏上拜山祭祖之路,让壮族祭祖传统代代相传,永不消失!



南丹敬牛节。

陆照德 摄

打扁担

□ 黄秉战 (壮族)

扁担招呼扁担,到村头、河边、草坪上将春天的节拍还给田野

扁担卸下一箩箩的收成
列队起舞。扁担不会抒情
敲打板凳,重复古老的姿态
插秧、收割、打谷、舂米
年景里的叙事,扁担两头悲也是喜

扁担敲打扁担,热烈而欢腾
敲得大地醒来,小溪舞蹈
田埂上,农耕的事物风来雨往
三亩秧苗探出尖尖的眼睛

扁担两头有柔软的韧性
一头是五谷追赶时令
一头住着炊烟和天上的云彩

挖春笋路过一座新坟

□ 梁先

我们没有谈论发生在冬至的事故
没有谈论是谁砍光竹子
谁把悲伤深埋地下

他拿出铁质的勾刀,刀尖向内
砍去的竹子还会冒芽
压不住笋尖锋利

他摸了摸胸口,说胃又疼了
我没说话,悲伤只适合藏在心的角落

后来,我们谈及竹林青翠
说春山真美,家里的狗吠得真凶
好像离世的人,也能听得见

东盟学子唱山歌,
这边唱来那边和;
中国留学精神爽,
青春年华像首歌。

三月初三在广西,
我们一起赶歌圩;
四方歌友来相会,
金鸡来伴凤凰啼。

咱们东盟留学生,
也来上台亮歌声;
介绍各国新情况,
中国东盟齐欢腾。

我们是从东盟来,
中国留学心花开;
三月歌节魅力大,
歌满青山情满怀。

东盟学子唱山歌

(节选)

□ 覃祥周 (壮族)